

年少爱上一本书,长大娶飞行员

我老伴苗晓红是新中国第二批女飞行员,我和她的缘分要从一本书说起。

床头贴上女飞宣传画

1952年秋天,我考入湖南桃源一中,我的语文老师叫陈明善。这年10月的一个星期天,县城新华书店的一幅宣传画深深吸引了我。画中有一列大飞机,机头前站着一排女飞行员。我从小迷恋飞机,更崇拜女飞行员。尽管囊中羞涩,但我还是将画买了回来,贴在床头墙上,每天都要瞧上几眼。我立志长大后也要像她们那样,驾驶飞机翱翔蓝天。

一天午睡时,陈老师来宿舍察看,在我床前站住了。我闭着眼装睡,但能感觉得到陈老师在看那幅

画。陈老师以严著称,我担心他让我取下那幅画。但他啥也没说,驻足片刻后就离开了。

老师送我一本书

初二上学期期末的一天晚上,陈老师叫我去他宿舍。我以为他想起了那幅画的事,要批评我。没想到,他没批评我,而是递给我一本红色封面的书,书名叫《一个女领航员的笔记》。陈老师说:“前不久我去长沙办事,在新华书店发现了这本刚上市的书。我知道你崇敬女飞行员,我也是,便将它买了回来。这是苏联第一个女领航员拉斯阔娃写的自传,我看过了,大开眼界,很受教育,你拿去看吧。”



陈老师合影
何孝明(右)与

我拿到书后如获至宝,一口气看了两遍。还书时,我说有关飞行的一些情节没看懂。陈老师问:“你喜欢这本书?”“喜欢,跟喜欢那幅画一样喜欢。”“既然喜欢就送给你吧,把不懂的地方读懂。”我愣住了,像被突如其来的幸福砸晕了脑袋。我是怎样捧着书走出老师宿舍的,一点印象都没留下。

娶了个女飞行员

1955年夏,我从桃源一中毕业。1956年初,空

军到桃源县招兵,我如愿穿上空军军装,遗憾的是没当上飞行员,而是进航校学习无线电专业。1957年3月,我毕业后分配到北京西郊机场。第二年12月,苗晓红从航校毕业,分到我所在飞行大队。她和我一样喜欢看书,渐渐互相熟悉了。她找我借书看,问我有没写女飞行员的书,我说有本《一个女领航员的笔记》。这本书成了苗晓红的最爱。因为这本书,我俩成为恋人,并在1966年春节喜结连理。

转眼来到1991年金秋,我回湖南探家时,专程去看望陈老师。当得知我用他送的书娶回了女飞行员媳妇时,他异常激动,冷峻的脸上露出了罕见的笑容。(北京 何孝明 88岁)



潇洒走一回



年轻时,我爱好读报、写稿。那时工资不多,收到几元稿费舍不得乱花,都补贴家用。

1978年,中央提出建设“四个现代化”的奋斗目标,我写了一首诗寄出,发表在5月29日的省报副刊上。随后,我收到2元稿费。我的小稿被大报采用,当然也是喜出望外的事。我决定用这2元稿费潇洒一回。于是,我在休息日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,胸前别上单位徽章,兜里装着刊登稿件的报纸,走进省城最繁华街头的照相馆,认真真拍了张纪念照。然后,我又到饺子馆饱饱地吃了一吨羊肉饺子。每次翻看这张照片,往事犹在眼前,仍很开心。(山西沁县 任孝忠 85岁)

戴上坦克帽

这张照片是我当新兵时拍摄的。1965年12月,我报名参军,当上了装甲兵。头戴坦克帽,让我们这些新兵美滋滋的。1966年5月,我们入伍后第一次拍照,戴着坦克帽留下了永久的纪念。(湖南桃源 龚松甫 79岁)



赶时髦烫发像受刑

上世纪80年代,女人们流行烫头发。1982年的一天,我去城里烫头发,是先写信与好朋友、中学同学建军约好的。那年她考上建阳师范,在城里读书。我选个周末去城里,让她带我逛一逛,感受下城里人的生活。我去的理发店是国营的,给我烫发的理发师是我们乡里一位老师的妻子。这女人可一点都不温柔,可以说下手很重,根本不把别人的头发当回事。可能是因为那时有工作的女人都比较狂,尤其是看不起乡下人。

理发师把我长长的黑发快速修剪后,用一个个红红绿绿的塑料圈把头发卷了起来。接着,她端来一大盆热水,一条毛巾丢

下去,马上捞起来随手拧了一下,就盖在我的头上。我只感到头上一烫,汗都痛出来。不料,又是一条热毛巾盖上来,再戴上一个塑料帽子……我感觉头上好难受,那是皮肉被烫伤后的痛苦。我说不烫了,好友却说她烫头发时也这么难受,让我坚持下去。

我像受刑一样咬牙坚持,换来一头“大波浪”。看镜子里一下子老了几岁的自己,还很满意。然而,晚上回到家,扒开头发一看,天啊,头顶的皮是黑色的——烫伤了。之后好多天,我都不敢梳头,因为很痛!再后来,只要一说到烫发,就头皮发麻。(福建建阳 陈理华 65岁)

刚过门,跟婆婆处成母女

1972年“七一”,我与同为教师的对象结婚。丈夫因学校离家远,一周才能回来一次。小姑子在单位住,小叔子下放农村,因此,从过门那天起,我就和公婆在一起过日子。

我从小做家务,到婆家后,洗衣洗被、收拾屋子、炒菜做饭……我什么都干。冬天,每到周末一家人洗完澡,洗衣服的事就让我“承包”了,常常洗到深夜,把婆婆心疼得不得了。婆婆见人就夸儿媳好,爱干净,上班再累回到家什么活都做。这些话传到我的耳朵里,使我对婆婆格外敬重。

家里有一台缝纫机,婆婆做得一手好针线,全家人的衣服,包括我穿的

新衣服也都是婆婆做的。只要同事们问起,我都连声夸奖婆婆心眼好、手巧,引得同事们既称赞又羡慕,纷纷找上门来请婆婆帮助裁剪衣服。通过聊天,婆婆知道我总在同事们面前夸她,嘴里不说,却打心眼感到高兴,并且想着法子“报答”我对她的“背后表扬”。慢慢的,我也跟着婆婆学习裁剪缝纫,俩人边做衣服边聊天,越谈心贴得越近。虽说我刚过门,可在大家眼里,我们好像早就是一家人了。

结婚后短短一年时间,我和婆婆的关系就胜过母女。后来,我们婆媳更加亲密,在整个家属院传为佳话。(湖北武汉 余最玲 77岁)



当机手受羡慕,其实也吃苦

我1970年10月下乡,在四川省江津县一个贫瘠山区插队。1972年,大队购置了柴油机、打米机,建起了机房,推荐我参加区农机站为期一个月的培训学习。培训归来后,我就成了大队专职柴油机机手。机手的职责很重要,大到为农田抽水灌溉,小到为村民打谷扬糠,都要负责做好。

我在农村当机手,受到很多人羡慕。有知青对我说:“你这工作有技术含量,还有空闲读书学

习,真好!”有村民对我说:“你坐在屋里不遭日晒雨淋,外出抽水还有豆花、腊肉吃,好让人羡慕!”

其实,他们不理解,每项工作都有它的艰难,当机手也一样。老式柴油机是手摇启动,冬天柴油半凝固,油泵喷油不顺,机器很难发动,要下死力摇动曲柄。一年下来,文弱书生就变成了“铁臂阿童木”。外出抽水,风吹日晒,一个夏天,白面文人被晒成了迈克尔·乔丹。(重庆 封富 70岁)

报纸中看不中用 就是一沓废纸

快乐老人报看起来不厚,但16个版像不百种全书信息溢如烟海,我们精挑细选,只做与您相关的新闻说法真伪难辨,我们请专家团队把关,只提供可靠的资讯版面寸土寸金,我们字斟句酌,不说空话套话废话即使是摘编的内容,也经过流程整合和二次采访只求对您有用。



快乐老人报全年定价138元

邮发代号:41-178 | 全年100期 每周一、周四出版



订阅方式

中国邮政订网热线:11185
中国邮政订网(bk.11185.cn)
微信订:扫描左二维码
报社咨询热线:0731-88906498